

第二編

第二編目次

陣地战最初的日子

- 公路口上的前哨战……………一等功臣 排長 趙玉礼(3)
- “連中三元” ……………战士 朱友恒(9)
- 我們在鷄雄山上……………二級英雄 排長 宋蘭君(13)
- 千佛山下的“死角”……………二級英雄 副排長 李洪金(19)
- 誓言 ……………二級英雄 政治指導員 顧殿臣(21)
- “空山計” ……………連長 馬振东(26)
- 当指揮員需要的时候 ……………特等功臣 電話員 史仁和(29)
- 就地取材的乐器 ……………文工團員 魏 鵬(32)
- 英雄的本色 ……………文化教員 趙人杰(34)
- 天德山下的營指揮所 ……………政治指導員 尹利勤(39)
- 撤退和反击……………二級英雄 排長 郝志新(43)
- 英雄刘东武 ……………一等功臣 副連長 徐文生(46)
- 坚守轎岩山的第四天 ……………战士 叶尚成(52)
- 負伤后的战士 ……………一等功臣 衛生員 程兆玉(57)
- 隨同營參謀長攻上主峰 ……………步話機員 尹鳳瑞(60)
- 第十次搏斗……………副班長 李洪金(63)

雪山抢救	战士	盈樵根(66)
独挡三面	一等功臣 战士	周学平(69)
山底层的钟声		郁金升等(72)
穿山人们的喜悦	班长	林员顺(75)
阵地课堂的“掌櫃”	政治指导员	馬桂声(78)
“二六〇”高地上的“噴火式”	副班长	周林生(81)
地下五晝夜	二級英雄 班长	高云和(84)
广东小调的歌唱者	一等功臣 战士	唐光福(91)
从“三十一号”归来	一等功臣 战士	王啓培(93)
炮兵的眼睛	炮兵观测員	王 平(98)

保衛开城

雪夜进开城	班长	毋秀盛(105)
在中立区的边沿	班长	任培堂(109)
在高地上“会师”	排长	崔振剛(111)
战场上的“辯論”	一等功臣 战士	左世才(114)
最后的三天	炮兵观测班長	吳文炳(119)
高射炮拉上前沿	政治指導員	艾承远(123)
高地上的爭夺战	战士	王守同(126)
六發炮弹的战果	副班长	謝良誠(130)
野雉夜鶯	班长	房桂荣(133)
第一个被征服了的地雷	二級英雄 班长	姚顯儒(137)
給地雷“搬家”	班长	廖文亮(143)
在彈坑累累的田野里		祝环德等(146)
炮隊鏡里的目标	炮兵观测員	王明海(150)
拽住敌人的炮火	炮兵战士	張义荣(153)

- 猛轟斗日場 炮兵觀測班長 朱 偉(157)
 三打“紅山包” 團長 張振川(160)
 在板門店會場旁邊 一等功臣 戰士 姜景春(163)
 一個迷信“火力優勢”者的嘆息 偵察參謀 李岳陽(167)

在臨津江前綫

- 炮击高棧下里 炮兵副連長 施 行(173)
 在敵人心窩里的觀測所 炮兵連長 葛壽山(177)
 電影隊在火綫上 電影放映員 畢植萱(180)
 坑道里的演出 工工隊分隊長 饒弘范(182)
 和“王牌”部隊交手 營長 倪恩善(185)
 勇猛的冲击 連長 王其銀(188)
 直升飛機的降落 炮兵排長 何 江(191)
 在無名高地的背後 偵察參謀 汪世全(193)
 晝探無名山 團長 要清川(196)
 小高地上的歡呼 特等功臣 副班長 梁慶有(201)
 在敵人陣地的後方 二級英雄 炮兵指揮排長 劉健華(206)
 “老禿山”永遠屬於我們 一等功臣 營長 郝忠云(210)
 入橋 一等功臣 戰士 張福祥(218)
 地堡里的戰鬥 一等功臣 戰士 劉欽真(221)
 我們的英雄連長 一等功臣 司号員 高家善(225)
 繼續射擊 炮兵戰士 錢詩仙(230)
 在“老禿山”的前面 戰士 曹武橋(232)
 英雄的戰友 班長 劉佐才(236)
 領受紀念章的一天 宣教股長 姜殿選(241)

上甘嶺鏖戰

- 守衛上甘嶺軍長 秦基偉(247)
- 鏖戰的前夜團長 張信元(251)
- 戰鬥的第一天連長 高永祥(253)
- 我們孫占元排長.....二級英雄 戰士 易才學(257)
- 炮火聲中迎親人.....一等功臣 班長 盧 合(261)
- 黃繼光獻身的一刻連長 萬福來(263)
- 在坑道戰鬥的日子里政治教導員 李安德(268)
- 一個意志一條心營參謀長 王在邦(273)
- 送信的一夜連長 曹年純(278)
- 夜探坑道口一等功臣 副班長 劉樹仁(282)
- 十七壺水特等功臣 通信員 胡照春(285)
- 一個蘋果一等功臣 連長 張計法(289)
- 春風吹入坑道.....衛生員 楊奉武(292)
- 我和我的搶救突擊隊員一等功臣 副連長 趙堂牢(294)
- 在廣播站上女工隊員 陳依萍(297)
- 雨夜送彈藥.....收音員 廖澤彬(300)
- 接通最後一段綫營長 郝來會(303)
- 讓敵人調轉槍口偵察參謀 魏廷堂(306)
- 在英雄的傷員面前醫生 邢振奎(308)
- 十號陣地危急的時候.....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 志願軍 一級英雄 戰士 胡修道(311)
- 上甘嶺的無名英雄.....二級英雄 戰士 林炳遠(315)
- 我們的“火綫出版社”宣傳科副科長 李明天(318)
- 飛行在上甘嶺的捷報傳單宣傳助理員 李天覺(322)

- 最后的打击 团长 周連杞(324)
 讓敌人嚐嚐我們的炮彈 副師長 唐万成(328)
 随着彈幕前進 二級英雄 班長 王彥林(331)
 反击前后 張計法等(333)

打得敌人低下头去

- 叫敌人低下头來 張桃芳等(339)
 不讓敌人安寧 龍致知等(350)
 活躍在前線的冷炮手們 張樹南等(358)
 打伏击的故事 余顯飛等(369)
 搜尋敌人的游动炮 战士 趙連祥(377)
 敌陣夜探 連長 李順貴(380)
 “可怕的火箭炮” 文化教員 黃永光(384)
 “十八步” 文化科長 史 坦(386)
 國慶節的献礼 炮兵連長 許文韜(389)
 火綫上的大合唱 文工隊員 李國章(394)
 为一个观众演出 文工團員 刘美型(398)
 我的战友邱少云 二級英雄 副班長 李元兴(401)
 我为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 团长 張 超(405)
 轎岩山下的地雷陣 战士 沈樹彬(409)
 北漢江南岸的火光 偵察員 王宗顯(414)
 “一〇〇”高地上的秘密 班長 迟國兴(418)
 尼龍避彈衣 文化教員 龍章樹(422)
 摧不垮的陣地廣播 敌工助理員 崔仰乾(423)
 坦克第一炮 坦克駕駛員 唐學岑(426)
 范佛里特的“压軸戲” 副团长 黃 浩(429)

丁字山下的英雄战士	文書 臧 敬(434)
攻取双尖山	排長 鄭志士(436)
打進敌人坑道	排長 李仁智(441)

插圖目次

坑道战斗晝夜(油画)	曹增明、何孔德作(97頁前)
朝鮮人民向志願軍控訴美軍暴行	(149頁前)
英勇冲上敌人陣地的志願軍突击隊	(217頁前)
在前綫演出的文工隊員們	罗工柳作(397頁前)

障地战最初的日子

自一九五一年六月起，我軍由运动战轉入積極防禦作战。在西起漢江口、东至高城、长达二百五十余公里寬的正面战綫上，我軍依托各处山头障地，英勇地击退了各路敌人多次的瘋狂反扑，从而形成了朝鮮战场上兩年多的長期对峙作战局面。

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我軍在華川、金化、鉄原、連川、高浪浦里、抱川、長湍等地区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八月中旬至下旬，朝鮮人民軍在东綫杆城以北地区粉碎了敌人的所謂“有限度的夏季攻势”；九月下旬，与朝鮮人民軍在东綫粉碎了敌人对“一二一一”高地(敌称为“伤心嶺”)的重点进攻同时，我軍也在金化以南地区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十月，我軍在馬良山、天德山和夜月山等障地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自此以后，我軍又繼續在开城至金城一綫各处障地上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在障地防禦作战初期的艰苦的日子里，我軍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坑道工事。在技術条件和物資供应極度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们以頑強坚忍的劳动和積極的創造精神，忍受艰苦，克服困难，在全綫障地上構築了比万里長城还要長的坑道工事。我軍依托这个坚固的“地下長城”，不但能够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大量地殺伤敌人，而且还可以主动地出击，打击敌人，从而使战綫更加穩定，使我軍綿亘东西的防禦障地真正成为攻不破的鋼鉄的防綫。

公路口上的前哨战

一等功臣 排長 趙玉礼

我帶着十七名战士，在鉄原南山公路旁的小山包上，整整修了兩天阻击工事，等待着進犯的敌人。这里是营的前哨陣地。我們部隊打罢五次战役以后，轉移到这一綫新陣地上來，准知道敌人会在挨打之后，重整旗鼓再來侵犯，我們便在这里布成陣势，准备繼續重重地敲它！

等了兩天，还不見敌人的影子。上級早就說：范佛里特驅使他的部隊向三八綫竄犯，發动什么“窮追战”，要打一次硬仗。我們的勁头早憋足了，老等它不來，真有些急躁起來。

第三天拂曉，我走出掩蔽部，到交通溝里观察情况，一切还是和昨天一样。在我們山脚下那条通往鉄原的公路，像死了的大鱈魚，灰溜溜地挺臥在地上。西边是連綿不断的陡峭的大山，靜悄悄地矗立着；路東的稻田地，在殘月照射下，亮一塊，暗一塊。我們这座标高不到一百公尺的秃山头，頂着稻田地，把一只長腿伸到公路旁边。在我們背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白花花的波浪冲击着岩石。看着脚底下的公路和周圍的地形，我安慰自己說：“急什么，还怕沒仗打嗎？敌人不会繞过这兒前進的！”

天蒙蒙亮了，哨兵黃國臣兴奋地对我說：“排長！你看那是不

是敌人来啦？”

顺着他的手望去，果然公路尽头靠山弯的地方，现出几个黑点子慢慢地移动。起先，我以为是敌人的尖兵，辨認了很久，才看出是些工兵，撅着屁股在什么也没有埋藏的公路上扫雷呢！敌人就是老鼠胆子，一边磨蹭着一边前进。可是，既然看到了开路的工兵，进攻的大部队也就不远了。

我马上到各个工事里布置好战斗。不久，“空空！空空！”清脆的坦克炮声，打破黎明的寂静，稻田地里火光闪闪，升起几支烟柱。公路上出现六辆坦克，后面跟着黑压压的步兵。

我知道敌人不打“壮胆炮”是不敢前进的，特别对我们这个卡住公路咽喉的地方，绝不敢冒然逼近。我命令战士们迅速进入防炮工事隐蔽，把手榴弹盖揭开，一律放在有顶盖的掩体里，以免给敌人的炮火打炸了。我们的单人掩体都带有顶盖，足有四个装满土的草袋子那样厚，机枪掩体比它更厚一倍，敌人有多少炮弹只管打吧，我们不怕它！

一边打炮一边开动的坦克，到离我们二三百公尺处就停下了，又转动炮口，朝我们阵地乱打一陣。跟着，一百多个美国兵，从坦克后面钻出来，端着枪下了公路，向我们山头走来。看样子是以为这里没有什么人了，来占领阵地的。好！你既然看不出来，我就不忙动手，把你们放得近近的，痛痛快快地打你个“下马威”。我嚴格命令战士们：“没有命令，不准开火！”

敌人噁哩哇啦地边说话边往上爬，越来越近，直到离我们四十公尺以内了，有几个大概認定山上确实没有人，竟摘下钢盔透起风凉来了。

“叭叭！”我的机枪连打两发，一排排的手榴弹紧跟着在敌人堆里炸开了。美国兵受到意外的打击，连枪也还不迭，倒的倒了，活

着的拖着武器沒命地往回跑。我用機槍子彈狠狠地追擊了一陣。

我知道這一打，就要跟來更大的戰鬥，命令戰士們除監視哨以外，全進入掩蔽部，準備好彈藥迎擊敵人第二次進攻。

不出十分鐘，敵人不光坦克炮，連遠射程炮也響了。泥沙從我們掩體頂木縫里落下來，灌了一脖子，我忙用雨布蓋住機槍，兩眼穿過硝煙的間隙，注視山下的敵人。遠射程炮剛停，十幾挺重機槍接着嘎嘎地響起來，兩個連的美國兵，跟着槍聲，改成由兩側往上攻。

面對着這樣優勢的敵人，硬打是不行的，必須用智慧戰勝它！一剎那間，我想出好幾種打法，最後決定兩側迎頭先打，正面不動，把敵人擠到中間，再三面夾攻！又想到敵人超過我們將近二十倍，像上次那樣放得太近了砸不下去必然吃虧，因此，又決定敵人進入五十公尺就開火。

命令傳出去後；我把唯一的一挺機槍交給黃國臣掌握，順着殘缺不全的塹壕，跑幾步，爬幾步，鑽進左側小組陣地。這時，敵人的坦克炮已經停止射擊，重機槍聲也沉寂了，美國兵離我們六十公尺遠，就跑步往上沖。我的信號槍一響，兩側小組很快地跳進野戰工事，用手榴彈、沖鋒槍子彈在陣地兩側織成兩道火網。美國兵立刻看准中間的“安全”地區，呼呼地亂擠過來。等到隊形密集了，我們正面的機槍、沖鋒槍、手榴彈在那小塊地方沸騰起來，簡直分不清點兒地響成一團。敵人經不起三面夾攻，又丟下成堆屍體狼狽地返回去了。

趁着戰鬥間歇，我到正面和兩側檢查下人數：十八名整，無一傷亡。戰士們給兩次勝利鼓舞着，情緒很高，在工事里有說有笑地擦着槍，揭手榴彈蓋，壓子彈；準備再戰。

不多久，敵人的遠射程炮彈又打過來了，比上次更猛烈，坦克

也向前移动百把公尺，对准交通溝开炮，还調來一架飛機，盲目地投下几枚炸彈。我們的小山头整个兒在顫动，掩体内成堆的手榴彈震得得得乱碰，硝烟和揚起的灰沙把太陽都遮沒了。足足關了三十分鐘，只摧毀了我們几个預备掩蔽部，却没有伤到我們一个人。

第三次是三个連的美國兵，分成三路，气势汹汹地向我們冲过来。

“你变我也变！”我瞅瞅敌人密集的隊形，命令战士們先用机枪、冲锋槍向山根射击，即使殺伤不大，也打打他們集团冲锋的气焰，然后用密集的火力朝山腰扫，离近了，就用手榴彈猛砸！

但是，我們全部的火器——一挺輕机枪、三支冲锋槍，阻擋不住敌人羊群般的冲锋。美國兵也学聪明了，哇哇喊叫着，我們一换梭子就往前竄几步，然后頑强地釘住，不像先前那样容易打退了。

“好哇，居然敢硬攻！”我惱火極了。等敌人進到三十公尺，我們用成束的手榴彈像暴雨似的砸進敌群里面。四月間突破臨津江时，一个人曾經打退过敌人三次冲锋的陈三同志，忽地一下蹦上交通溝沿，挺起胸膛，左手抱住一堆手榴彈，用右手不住点地甩出去。美國兵在这六十多公尺寬的山腰上，到处都碰到手榴彈，終于支持不住，滾了下去。

經過這場惡战之后，我再数数我們的人数，仍是十八名整，無一伤亡。

我自己也沒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好，勝利的信心愈來愈足了。敌人坦克炮打过来的时候，我从机枪掩体的射击孔看出去，坦克朝北斜放着，一字形排在公路上，大模大样地噴着火，側后方足有二三百个美國兵，拿坦克当工事，坐的坐，站的站，还有的抽烟、吃罐頭呢！这使我臉上像挨了一拳似的，热呼呼地直冒火：“不打掉敌

人的坦克，殺不下敌人的威風！”可是我們沒有反坦克武器。我苦苦思索好久，覺得有點兒門路，正好七班副班長劉明從右側陣地來到我身旁請示任務，我轉頭問他：

“坦克的几个弱点你还記得嗎？”

“那還忘得了，油箱、履帶……”他一口氣背了出來。

“對呀！你看咱們打它的弱点行不行？”

“拿什麼打呢？眼前沒有反坦克武器。”

“拿機槍……”

“對！咱們有穿甲彈，打打試試。”他立刻領悟了，興沖沖地打斷我的話。

我倆又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坦克的距離不到二百公尺，是輕機槍的有效射程，有几輛靠在大樹边上。如果瞄準樹干，正好打它的油箱。越看越有門兒。劉明跟我說：“排長，你打吧！你是老機槍射手，准有把握。”

我抄起槍，對油箱目標最明顯的第二輛坦克先瞄了瞄，心里又盤算起來：我們只有這一挺機槍，萬一打不中坦克，把槍打壞了那就糟了。機槍掩体内的几个同志都大着眼睛望着我，興許他們心里想的也是这个。我反复考慮几遍，最后咬咬牙下定決心，大聲對劉明、也是對着大家說：“打！怕老虎就別進山，不打坦克殺不下敌人的胆子。我保證機槍不出故障。”劉明領會我的意思，也接着大聲回答：“對！我保證壓好子彈，不讓彈盤出毛病。”

坦克已經停止射擊，位置沒有變動，敌人的後續部隊正向前運動，看樣子快要發動第四次沖鋒了。我迅速地檢查好机件，裝上穿甲彈，瞄準第二輛坦克油箱，直到我感到确实有把握，才按動扳机。一盤穿甲彈“突突突”一條綫飛向坦克。可是，抬頭一看坦克仍然安靜地停在那里，我心里有點慌：“怎麼？打不透？”楞了一下，当我

正要接過第二盤穿甲彈時，才見忽地一下從那油箱地方竄出濃烟烈火。

“打着了！打着了！”全陣地的戰士們都高興得鼓起掌來。我更鼓足勁頭，裝好彈盤，又射中了第三輛坦克的油箱。

敵人慌亂起來，後三輛坦克掉過頭，帶着混亂的步兵向南潰逃，頭一輛慌張地拐一個急彎，想躲開後面受傷的伙伴逃走，却一下闖進稻田地里，越陷越深。眼看坦克手爬出頂蓋，丟下轟隆轟隆響着馬達的坦克，跟着步兵的屁股跑了。

六月中旬的太陽，晒在身上又熱又舒服。我們十八個人興高采烈地拍掉衣服上的塵土，開始清查戰果。由於敵人的屍體給他們自己的炮彈炸爛了不少，使同志們在數目字上有些爭論，有的說是一百三十多具，有的認為超過一百四十具。就讓它超過一百四十具吧，可是我們給上級的戰鬥報告却只寫了一百三十具，我們照例是按最低最可靠的數字上報戰績的。

“連中三元”

战士 朱友恒

排炮一陣緊似一陣，好像要把這一帶山頭連根拔掉似的，陣地前後碗口粗細的松樹被炮彈炸得東一根西一節，沙石樹枝四處飛揚，夾雜燃燒着的樹膠味和焦臭味的硝煙，隨風撲來，又嗆人又熏眼。

炮轟突然停止了，可以清晰地聽到坦克的吼叫聲。經驗告訴我，敵人快要來了，必須抓緊激戰前的一刻，做好戰鬥準備。我忙將火箭筒裝好，架在工事上，兩眼緊盯着，試瞄了山下公路上幾處不同的目標。

二三十個敵人，一個接一個，從公路左側拐彎地方出現了。端着卡賓槍、半自動步槍，一會兒臥倒，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像看到什麼似的躲到土包、石頭後面，活像老鼠出洞偷東西，一步一驚地向我們走過來。

敵人離我們不到一百公尺了。

“怎麼還未看見坦克呢？”我心里納悶。隨手拔出一顆手榴彈，向副射手沈玉書頭上丟一粒土塊。他偏一偏頭，瞪着紅通通的雙眼，狠狠地盯我一眼，意思說：我早就看見了。李耀祥也朝山下嘍一嘍嘴，用手榴彈比一比。

轟轟震耳的馬達聲，越聽越近，在敵人步兵後面，很快就出現了兩輛坦克，一輛裝甲車。步兵緊挨到坦克附近，朝山上亂放槍，胆子似乎大了一些。

我用雙手合成話筒，向戰友們輕聲喊道：“要沉住氣，等我的火箭筒一响，所有的火器一齊開火。”

坦克在彎曲的公路上慢騰騰地爬行着。好容易等到第一輛爬到我早已瞄好的位置，正要射擊，我忽然想到，這樣慌張一打，會把後面的坦克放跑的，不如干掉後一輛，前面的就回不去了。我剛把第一輛放過去，后背就挨了一七塊。我明白這是他們兩個在責問我。我哪有時間解釋，眼珠子緊跟這兩輛坦克轉。第一輛爬到公路北頭就停住了，前面是公路兩旁的大山擋道，後邊是緊靠我們陣地伸下去的小山嘴。它不動，可以打它的屁股，它調頭，正好打肚子。我心里非常高兴，暫時讓你多活几分鐘吧！

轉過頭，第二輛也快到我看好的位置了。它比較狡猾，忽快忽慢，亂轉炮口打炮，機槍也一股勁地掃射。我不慌不忙地在瞄準鏡中的分劃綫上給它照了个全身像。

“轟！”一团黑烟罩住敵坦克。戰友們不約而同地喊道：“打中了！”

敵人的裝甲車慌忙調轉槍口，三挺機槍一齊開火。公路北頭的坦克也趕緊掉過頭來，轉動炮身，炮彈一發接一發落到我附近。我从瞄準鏡看出去，那黑洞洞的炮口，慢慢向我移動，看樣子，我的位置已被它找到了。在敵我炮口相對的節骨眼上，誰要慌一下，慢一點，誰就要吃炮彈。我竭力強制自己：不要慌，沉住氣！差不多在坦克固定炮身的同時，不等敵人的炮彈出口，我的炮彈搶先射出，正好从炮塔下面白五星上鑽進去。一聲巨响，這只“笨猪”也不動了。